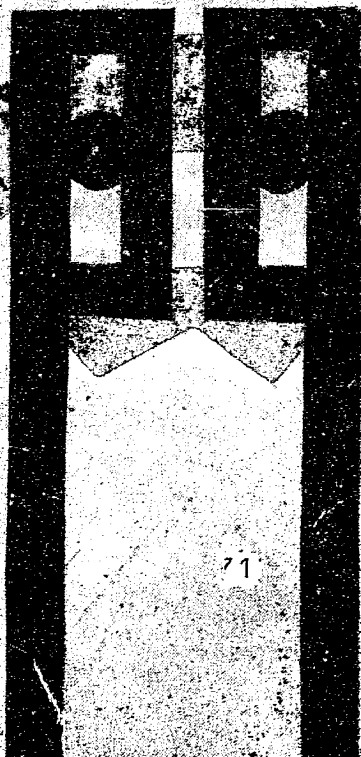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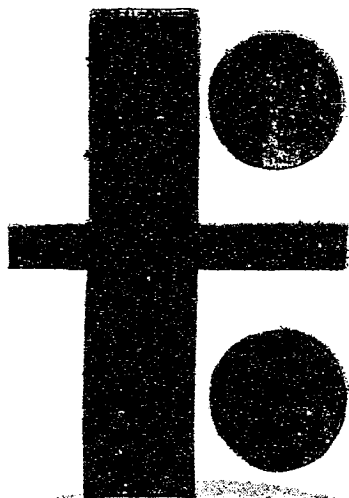


63

4=2

西漢改作
西漢改作



南國社話劇股

第三期 第一次公演

卡 門

原作者 法國梅禮美先生

改譯兼導演 田漢先生



3 0475 1712 7

十九年十月五日
購自現代

登 場 人 物

劇 中 人

卡門 (Carmen)

唐和遂 (Don Jose)

嘉西亞 (García)

盧卡斯 (Lucas)

梅禮美 (Merimee)

蘇威拉 (Francisca Sevilla)

鄧凱洛 (Dancaro)

里拉斯巴斯替 (Lillius Pastia)

看守

多羅西亞 (Dorothea)

兵士 A

兵士 B

兵士 C

班長

排長

中校

吉卜西女

舞女

學生

觀眾

女工們

門房

扮 演 者

俞珊女士

金燄

邢大同

宗暉

孫師毅

千里

王道源

黃惶

李化

朱尙權女士

孤侶

張恩襲

王信

俞啓威

張譔

張惠靈

吳似鴻女士

白英女士

劉菊菴, 黃榮華

社員

女社員

白珂

478-4=2

854.63
478-4=2

CARMEN

——六幕社會劇——

田 漢

第 一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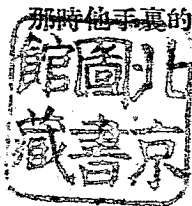
高聳于西班牙 Sevilla 城外, Quadaquivir 河邊之
烟草工場。及工場大門前之衛兵崗位。

西班牙 Almanza 聯隊底龍騎兵三四人正在服務——有
的在打瞌睡,有的在頑牌。

祇有生長 Basque 底 Baztan 谷的 Elizondo 的一位
班長,他的名字叫 Don Jose Lizzarrabengea,很忠實的
在盡他的職務。

我們的戲的第一句台詞從那頑牌的士兵 A 的口裏發出。

那時他手裏的牌已操勝算。



兵士 A 要不要看？

兵士 F 要。

兵士 A 我早知道你是偷雞。……（收錢）

兵士 B （把牌一丟）他媽的！（急急洗牌）

Don Jose 喂，別頑牌了。回頭人家看見了像什麼樣子？

兵士 A 現在日子太長了，不頑頑牌怎麼得這幾點鐘完呢？

兵士 B 班長，你也來頑頑罷。咱們兩個人頑，實在太不夠味兒了。

兵士 A 對呀，咱們三個來罷。

Don Jose 我不要來。

兵士 A 您老那麼坐着不太苦了嗎，班長？

Don Jose 苦？我們軍人本是來吃苦的。

兵士 B 咱們西班牙人可不是爲着受苦來當兵的，班長。

Don Jose 那麼難道還爲着享福來的麼？

兵士 B 自然也不是爲着享福。

Don Jose 那麼爲的是什麼呢？

兵士 B 唉，班長，爲着沒有法子呀。你想我們西班牙這幾年也夠亂了。到處都是土匪，想要種田也種不了，做生意又

沒有本錢，沒有法子纔來當兵啊。

Don Jose 這是你們當兵的目的嗎？該死該死！

兵士 A 那麼據班長說應該怎麼樣纔是我們當兵的目的呢？

Don Jose 你沒有聽得上官每天告訴我們的嗎？我們吃了國家的錢糧，就應該替國家殺敵致果。

兵士 A 是呀，上官每天這樣告訴我們，可是我總覺得還是不放心，總覺得想問又不敢問。

Don Jose 你有什麼疑問嗎？問我好哪。

兵士 A 上官不是每天叫我們替國家殺敵致果嗎？可是到底誰是我們的國家，誰是我們的敵人呢？

Don Jose 該死！連這一點都沒有搞清楚，自然國王就是我們的國家，不守王法的老百姓就是我們的敵人。

兵士 B 班長，這就把我們更弄得胡塗了。我們每天吃的錢糧不分明是國王從老百姓身上要去的嗎？那麼一來，就成了吃老百姓的錢糧去殺老百姓了。

Don Jose 唔。道理是有些道理，不過你們不要這樣想。給上官知道了，龍騎兵就當不成了。

兵士 A （稍停）那麼，班長你是巴士開人，怎麼到我們這裏

來當兵的呢？

Don Jose 我是怎樣來當兵的麼？說起來話長呢。——我家裏可不是平常人家。你到 Elizondo 去可以看到用羊皮紙寫的我們的家譜。我家裏本要我把書念好去做神父的。可是我太不成材，太愛打網球了。我們 Navarre 人一打起網球來會把什麼都忘記的。有一天一個年輕的 Alava 人和我比賽，他輸了，和我合口，我們拿起 Maquilla（棍棒）就打起來了，結果又是我贏了，不過贏是贏了，因此我就不能不離開故鄉，逃到西班牙了。在路上遇着我們的聯隊纔當起兵來了。

兵士 B 這麼說起來，班長你可不也是沒有法子纔來當兵的嗎？

Don Jose 唔。也可以說。不過既當了兵總得盡當兵的義務。

喂，（推一打瞌睡的兵士）不要睡覺！

兵士 C（驚醒）噯呀。什麼時候了？

兵士 A 快吃飯的時候了。

兵士 B（大笑）真的，這傢伙吃了就睡。

Don Jose 睡得和狗似的！

兵士 C 哼！班長，難道我們還不是狗嗎？我看我們正是這個烟草公司老板的守門的狗呢。昨天晚上排長派我到老板的門口守衛，我祇見他那麼晚還在裏面和許多女人飲酒作樂呢，他媽的！那時候我想我們幹嗎要這樣辛辛苦苦地替他們守衛，我幾乎想逃了！

兵士 A 那麼，你是昨晚沒有睡得夠了。

兵士 C 怎麼不是。

兵士 B 你看我們排長昨晚也像沒有睡得夠似的。

兵士 A 我知道排長昨晚在那地方過夜。——

兵士 B 我也知道。咳，我要做了排長就好了。

Don Jose 做排長也有什麼難！祇要做事情勇敢，謹慎，沒有過失，就不愁不升級了。像 Longa, Mina, 都是我的同鄉人現在做到將官了。Chapalangarra 是和 Mina 一樣的黑人，他做到了上校，我和他的弟弟打過多少次網球，而且他和我一樣是貧寒出身呢。

兵士 B 當兵的誰不望升官發財，不過也要靠命運，像您一到營裏來沒有幾天就升了班長，聽說不久還要升排長，這固然是您的學術好，可也是您的運氣更好。要不然掙扎一輩

子也是個小兵呢。(又將分牌)

Don Jose 不過就做到了大官假使不能夠回到故鄉又有什麼趣?

兵士 A 哈哈。我說班長您真傻,祇要做了大官還怕回不了家鄉嗎?任憑你犯了多大的罪,一做了官就沒有事了,你不愛回去他們也要撿起你回去呢。

Don Jose 真的嗎?可是我很不得立刻就回去。

兵士 C 您那樣想起家鄉嗎?咱們 Andalusia 的女人一點也看不上您的眼兒嗎?

Don Jose 水是故鄉的甜,女人也是故鄉的好。我覺得世界上沒有比我們 Navarre 的女孩子再美的了。腰上繫着藍的裙子,頭上垂着兩條辮子。

兵士 A 您是沒有看見咱們 Andalusia 的好的女孩子吧。

Don Jose 看得多啦。不過她們那種樣子不大合我的胃口,我看了簡直有些害怕,不大敢親近她們,她們的像是專和人家開頑笑的,再也沒有一句正經話說。

(工場裏面鐘響了。)

兵士 A 喂!鐘響了!女孩子們吃過午飯快上工了!班長,您到

仔細看一看咱們Andalusia的女孩子們，說一句公道話。

兵士B 看上了好的魚也不妨釣一釣，免得那樣思念家鄉的。

Don Jose 釣什麼“魚”？

兵士B 您不懂得釣魚嗎，班長？我告你罷。看得有好的女人，

買條把漂亮的 Mantilla（圍巾）送給她，她是不會拒絕
你的，這就是“釣魚”。

Don Jose 得了，我不要釣魚。

兵士B 那麼您幹嗎在那里做釣魚鉤呢？

Don Jose 哈哈，這個嗎？這是釣我槍上的火藥針的。

兵士A 您不愛“釣魚”至少也得去看看她們在工場裏做工的
樣子，據說四五百個女工集在一間大屋子裏做捲烟捲，天
氣熱的時候她們祇穿一點點衣裳，尤其是年輕的幾乎脫
得祇剩一件裏衣呢。

兵士B 你去看過嗎？

兵士A 聽得說。沒有看過。因為不經工場的監察官許可是不
能進去的。

Don Jose 他們裏面管理得很嚴，是不是？

兵士A 是。很嚴。不過女人雖然是很弱的，四五百人集合在

一起也就強起來了。她們裏面有一些不安份的，也時常煽動大家起來和老板過不去。像工價太低哪，待遇不好哪。不過那樣一間屋子裝四五百人，在這樣的天氣也實在太苦了。

（已經有許多女工走衛門經過，走向工場裏去了。）

兵士B （以肘撞A）喂，吉卜西（Gypsy）女人來了。在工場頂愛鬧事的女人來了。監察官叫我們注意她。

Don Jose （專心在製鍊的他不免抬眼望之）誰？

（Carmen 穿着露出白絲襪的短短紅裙。絲襪上開着無數的孔。紅摩洛哥皮的可愛的鞋上打着火也似的紅色的結子。故意把圍巾擱下，露出肩頭，尤其顯出插在裏衣上的一大把 Acassia 花，口邊也含着一朵。看她就像 Cordova 裏的小母馬似的擺着纖腰走來。）

兵士A 好嗎！

Carmen 不見得。（一個個送以流眄，不在乎的回答。）

兵士B 真是好看得很。

Carmen 那里趕得上龍騎兵。（dragon）

Don Jose （一見不大歡喜這種樣子）嗤！（依然做他的鍊子）

Carmen (爲着他這一“噓”倒把動女人們人家叫她她不來，人家不叫她她到來了了的貓似的特性引起來了，走近 Jose 用 Andalusia 式的調子。) 喂，這位好哥哥，把你那根鍊子送給我釣金櫃的鑰匙，好不好？

Don Jose 不，不，這我要釣火藥針的。

Carmen 火藥針？哦，你瞧他用起針來了，可知道他是個做花邊的師夫呢。哈哈。

四周圍的人 (都笑) 哈哈哈哈哈！

Carmen 好，心愛的，那麼替我做七碼黑色的花邊罷。我這 Mantilla (圍巾) 上面用的。我最歡喜的做花邊的師夫！好不好？要是好的時候我送你一朵小小的紅花吧。

(她接着把口邊含的 Acassia 花拿下來用指頭彈向 Jose 的眉心。她一笑去了。)

Don Jose (如受彈擊，呆然坐着。望着她到工場裏面去了，低下頭來看見那朵花掉在他兩足間的地下，趁夥伴沒有看見的當兒，他急忙拾起，很珍愛地藏在上衣裏面。)

兵士 A 這個女人怎麼樣？

兵士 B 班長，她愛上了你了。

Don Jose (故裝正經) 這樣的女人要給我們那地方人看見了可了不得。他們每個人都要對她畫十字，以為遇見了妖怪了。怎麼樣？她叫什麼名字？

兵士C 牠叫 Carmen。

Don Jose 你們說她是吉卜西女人？

兵士C 對呀。這種人咱們西班牙住的頂多。

Don Jose 她長得很不錯，祇可惜不大白。

兵士C 這大約因為她們到處流浪給太陽晒黑了。所以她們自己叫自己做 Gales，就是黑人的意思。一說她們是從埃及來的，可是也有人說他們是印度種呢。

兵士A 看不出，你倒這樣清楚他們的歷史。

兵士C 我是聽得一個英國牧師說的。

Don Jose 不是說吉卜西女子對於丈夫很貞節的嗎？

兵士C 是的。很貞節。遇着丈夫有危難的事她們很能夠冒險，耐苦地去搭救。他們中間也很能互相幫助。這也是當然的，他們沒有國也沒有家，在外面流浪到處受人家的欺負壓迫，要不是自己能夠互助可就要更加不行了。

兵士A 可不是？他們不信上帝，到處被人家罵做異教徒，罵

做魔鬼，這也是他們受人家欺負的原因了。

（廠裏面鬧聲。）

兵士 B 怎麼剛進去就鬧起來了。

兵士 A 這年頭世界簡直變了。從前還止有男子不安份，現在連女人也不安份起來了。

兵士 C 是啊，真是什麼都沒有從前那麼容易對付了。

（裏面大鬧聲“該的，該的！”）

（門房急到他們的崗位。）

門房 （臉上嚇成蒼白色喘息着）排長呢？排長呢？

Don Jose 排長在那邊談話。

排長 （急上）什麼事？什麼事？

門房 噯呀，了不得啦！捲烟間裏殺死了一個女工，……鬧得不得開交，快些派幾個兵士去彈壓。

排長 啊。好，Jose！你快些帶兩個人去看看。

Don Jose 是。（行禮，率兵士 A B 急去。）

排長 真是怎麼鬧的！居然殺起人來了。

（鬧聲愈大。）

兵士 C 那麼許多人聚在一個屋子裏我早知道要鬧出事情來

的。

排長 以後要好好的看守。遇着有滋事的女工要拿來嚴辦。

兵士 C 是，是。

(Don Jose 與兵士 A B 押 Carmen 出，她用圍巾包着頭，祇露着兩隻大眼睛。)

排長 (迎問) 殺人的是誰？是她嗎？

兵士 A 是她。

排長 怎麼一個情形？

Don Jose 報告：我帶了他們兩個到捲烟間的時候裏面鬧得很利害。祇看見一邊倒着一個女人滿臉是血，臉上帶着十字形的傷。是被人家用小刀子割壞的。另一邊有好幾個女工抱着這個女人，手裏還拿着一把切烟的小刀。她們說她是兇手。有的女工罵她是惡魔，也有許多女工說她做得好。她們兩三百人一齊說話，我也鬧不清楚誰是誰非，請排長親自審問。完了。

排長 (問女) 你叫什麼名字？

Carmen Carmen。

排長 在這工場裏做工做了多少日？

Carmen 做了一年。

排長 你爲什麼殺起人來了？

Carmen 我那兒殺人？我不過在她臉上畫了個十字。

排長 好刁惡的女人！回頭我們在你的臉上畫一個十字看看。

——你且說你怎麼和那個女人鬧起來的。

Carmen 那個女人是和我同坐在一個檯子上的。因爲我平常愛說廠裏辦事人的壞話，她不高興，誇她同廠裏管事的怎麼要好。又說管事的許她到 Triana 馬市替他買一匹驢。我說你這樣的美人再騎上驢子可更加了不得了。可惜我們不能讓你一個人騎驢，我們都吃不飽麵包，因此我勸她別爲了一匹驢子賣了我們大家。還是和我們一道爭到底的好。她說，“誰都像你這種惡魔的女兒祇曉得爭麵包。”我也笑她說“可知道上帝的女兒是不吃麵包的。那你又幹嗎來做這樣的苦工呢？”她說“上帝的女兒雖然也吃麵包，可是她們知道安份所以死了上天堂，不像惡魔的女兒活着不安份，死了要墮地獄。”我說“你是安份的爲什麼又去和管事的要好，還想騎他的驢子呢。”她被我問得急了說“我不愛同惡魔的女兒說話”。我說“哼！我倒要看

看你這上帝的女兒！”她說“上帝的女兒額頭上有十字，魔鬼見了就怕。”我說“我為什麼不怕？大約你的額頭上的十字還不很清楚，我替你畫上一個罷。”我順手就用切烟捲的小刀在她的額頭上畫了個十字啦。

排長 唔。你真是個不法的女人！老早就聽說你在工場裏很不安份。你可知道你現在犯了什麼罪？

Carmen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麼罪。不過我知道我們做的事情在你們的法律上都是不對的。

排長 好刁的嘴！來，Jose！把這個女人押到監獄裏去。

Don Jose 是。

排長 （對兵士G）來，同我去看看那受傷的女工。（兩人匆匆退場）

Don Jose （對女）姑娘，那麼，同我走罷。

Carmen （從圍巾露出可愛的臉）官長，你安排帶我上那里去呢？

Don Jose （很親切地）對不起。帶你到監獄裏去。

Carmen “到監獄去？”噯，這怎麼辦呢？那是多麼可怕的地方！長官，你可憐我罷！真是，你是這樣一位又年輕，又

親切的先生。……（低聲）您讓我逃了罷。回頭我給你一塊Barlachi 好不好？有了那個東西無論什麼女人都可以叫她愛您的。

Don Jose （很威嚴地）別說閒話了，到監獄裏去罷。這是上官的命令沒有法子的。

Carmen Laguna, ene bilihotsarena, 啊呀，好極了，你是我的同鄉啊。您不是巴士開人嗎？

Don Jose 唔。我是巴士開的 Elizondo 地方的人。

Carmen 我也是那地方的人。我住在 Etchalar。離您那地方不過四個鐘頭的路哩。對不對？我是小時候被波希米亞人拐到這兒來的。在外面真是吃盡了辛苦，我祇想賺一點錢回到在 Navarre 的我媽那里去，所以纔到這烟廠裏做工的。我的媽祇有我一個女兒，我們家裏也很窮，祇有一塊栽着二十棵蘋果樹的小苑子。不過我要是住在那雪山底下的故鄉的時候又怎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我在這兒真不容易碰到一個同鄉，他們這裏的人因為我是外鄉人都欺負我。您不能替你女同鄉幫幫忙嗎，官長？你忍心把你的可憐的女同鄉帶到監獄裏去嗎？

Don Jose (心已軟了,但假作威嚴)不行!

Carmen 不,官長,我知道你一定是可憐你的女同鄉的。

Don Jose 不,不過……

(Carmen 趁勢推之,Don Jose 假作跌地長槍攔門。)

Carmen 再會!(越身而過如飛而去)

Don Jose 蠢東西,趕快追啊。

兵士AB (攜長槍急下,一會兒上來。)

Don Jose 追到沒有?

兵士A 她一拐灣就看不見了。問一個女人她把我們向東邊指。追到東邊可看不見一個人影兒。

Don Jose 你就該再往西邊追啊。

兵士B 班長。我們不是傻瓜,您既然安心放她,我們幹嗎要苦苦的追她呢?

Don Jose 渾蛋!誰安心放她!回頭排長來了,看你們怎麼負得起責任。

兵士A 那可不關咱們倆的事。

(排長率兵士C匆匆出來。)

兵士A 那個女人怎麼樣了?

兵士C 送到醫院裏去了。

排長 這個女人呢？送去了沒有

Don Jose 沒有送去。排長。

排長 那麼到那里去了？

Don Jose 走了。

排長 怎麼讓她走了？

Don Jose 她一掌把我推倒在地下，就逃走了。

排長 她一掌就把你推倒了，哈哈。（打量）就該追呀！

Don Jose 派他們倆去追，沒有追着。

兵士AB 報告，排長，Carmen 和班長認了同鄉。

排長 唔。——那麼對不起你就代替你的女同鄉去坐坐牢籠。

來，把他班長的肩章取掉，罰他一個月營倉。

兵士AB 是。

（走向前摘 Don Jose 的肩章。）

（Don Jose 低頭悔恨。）

——幕——

第 二 幕

監獄中

人物：

Don Jose

鬥牛士 Lucas

監守

Don Jose (垂頭嘆氣)咳……

Lucas 班長，幹嗎又嘆氣呢？

Don Jose (搖頭)……

Lucas 你在監裏面半個月，沒有一天不嘆氣。你既然這樣後悔幹嗎當初要那樣做呢？

Don Jose 誰說不是。想起來真是不值得，爲着一個“惡魔的女兒”把我的前程送掉了，還要坐牢。

Lucas 不爽快。凡事祇問應該做不應該做。沒有看見做過了又這樣後悔的。你不說是爲着救一個女同鄉嗎？

Don Jose 什麼女同鄉！那分明是騙我的。她的樣子，尤其她

那雙眼睛分明是個吉卜西女人，她不過說得出幾句巴斯開話就是啦，就是她的巴斯開話，老實說，也不行得很。

Lucas 那你為什麼相信她是你的同鄉呢？

Don Jose 就是這點可惡哪。她的眼睛一望着我，無論她說什麼話都可以使我相信。她就說她是我的姊姊我也許相信。

Lucas 哼，哼，那就叫做“活該”了，班長。

Don Jose 你又是班長班長的。我已經不是班長了。

Lucas 不是說你有升排長的希望嗎？

Don Jose 得了，你又來取笑我了。老實告訴你罷。我最初的野心可不小；你知道我們山國裏的人做軍隊這種買賣是很在行的，所以我由故鄉逃出來投入 Almanza 聯隊沒多久就做了班長，祇想拚命地賣點力氣，學我們的同鄉 Longa, Mina 一樣由排長，連長升到將官那也不枉在外面受苦一場。誰知剛升到班長就遇見了這個魔鬼了。

Lucas 我不告訴你過嗎？我也是個很有聲望的鬥牛士，得意的時候連國王都恭維我，可是自從我有了一種決心，我就把什麼都丟了。像你不過丟了一個小小的班長就這樣

可惜嗎？

Don Jose 丟了一個班長本沒有什麼可惜，可惜的就是把我從前所賣的氣力全取消了。你也是知道的。我們的名字上面一旦給上官記上了黑點，想要再做到現任的地位，可要費初當小兵的時候十倍以上的氣力。而且又是爲着一個那樣的女人。想起來真是不值得。

Lucas 你也用不着這樣的後悔罷。凡事在這邊失去了什麼的在另一邊就要得到什麼，你雖然失去了一個班長，在另一方面得了美人的心不也就夠本錢了嗎？

Don Jose 得了。你還在那里什麼美人的心哩。那傢伙把工場的飯碗打破了這會兒恐怕早在那條街上當小偷去了，那里還記得我在這裏吃苦。

Lucas 你別這樣恨她，吉卜西女人是最夠朋友的。

Don Jose 你說她們“夠朋友”？

Lucas 人家若是對她們有什麼好處她們是怎麼樣也要報答人家的。不過就是做得乾脆，就像還債似的，債還完了你可不能再向她們囉嗦。她們的好處還多哩，第一會跳舞，有的是好腿。

Don Jose 是呀。我現在不能忘記的也是 Carmen 的那雙腿。

她把我一推，我往地下一倒，她從我身上跳過去就向街上飛跑的時候，她的腿的美簡直把我迷了。她繫的是一條短短的紅裙，裙底下那雙有許多洞的白絲襪和打着大紅結子的 Moraco 皮的紅鞋至今還在我的眼睛裏面閃動着哩。我每天望着那在窗子外面的街上來來往往的女人的腿沒有一雙及她得的。（從上衣裏取出 Carmen 丟給她的花嗅之）

Lucas 你那是什麼？

Don Jose 這嗎？……這是那惡魔的女兒丟給我的花。

Lucas 唔，Acassia 是不是？已經爛了還要牠幹嗎？

Don Jose 花雖然爛了，還香得很呢。

Lucas 唔，香得很，我告訴你罷。吉卜西女子都有魔術的，你已經着了她的魔呢。

Don Jose 對呀，我本是很聰明的不知道怎麼見了她就糊塗起來了。

Lucas 哈哈哈哈哈！你還是再聰明一點的好哩。

（看守人拿一塊麵包進來。）

看守 喂，Don Jose！

Don Jose 啊。

看守 有人送東西給你了。

Don Jose 什麼東西？

看守 Olcala 的麵包。

Don Jose 好極了。我正餓得很。誰送來的？

看守 你的表姊。

Don Jose 表姊？表姊？我沒有表姊在這里啊。恐怕是弄錯了罷。

看守 沒有弄錯，她說是要交給 Don Jose 的。

Don Jose 哦？好，那麼代我謝謝她罷。

看守 她已經走了。（交麵包而去）

Don Jose （拿着麵包發呆）

Lucas 怎麼，你記不起了嗎？

Don Jose 我那有什麼表姊在這兒呀。一定是弄錯了。可是管他是誰送的呢。這樣好的 Olcala 麵包那有不吃的。你也吃點罷。

Lucas 不要客氣。

Don Jose 我不是也吃過你的東西嗎？這麵包香噴噴的太好吃了。

Lucas Alcala 的水煮出來的東西都是好吃的。

Don Jose 好！分一半給你罷。（折之然發見個英國製的小銼）咦！這纔怪了。麵包裏面，怎麼會弄出銼來了。

Lucas 恐怕是做麵包的人不注意罷。麵包裏面時常可以發見什麼小釘子的。

Don Jose 吃下小釘子還好受，吃了這樣大的銼可不好受。

Lucas 不好受扔掉不吃就得了。誰叫你吃麵包沒有叫你吃銼呀。

Don Jose 哈哈。（扔掉銼分麵包一半與 Lucas，自吃其一半。）好吃得很，對不對？

Lucas （也很高興的吃着）對呀，可惜太少了。

Don Jose 這樣的麵包祇要不放銼一担也可以吃得下。

Lucas （吃時忽有所觸，大叫）噫呀，危險！這麵包有鬼！

Don Jose 怎麼啦？

Lucas 你這位令表姊恐怕特意來和你開頑笑的罷。怎麼這裏面又有東西！

Don Jose 有什麼東西？

Lucas （吐出來）是圓的。

Don Jose 是圓的？什麼東西？

Lucas （審視之）哦呀，了不得啦。這一塊麵包可吃發了財了。你看這是一塊金鎊。

Don Jose 金鎊？麵包裏面放金鎊，麵包店的老板不要賠本嗎？（接視之）噯呀，果然是金鎊。這是什麼意思？

Lucas （凝思）說不定是那惡魔的女兒送給你用的呢。

Don Jose 啊呀，對啦。一定是那個女人送來的，祇有她們會頑這一套把戲。你看這些都是捏在麵粉裏面烤出來的。

——可是這鎊又幹什麼用呢？

Lucas 唔。你真糊塗，她是叫你逃走呢？

Don Jose 怎麼逃？

Lucas 你看，祇要你愛逃，那怕是那樣粗的鐵柱子，用這個鎊不要一刻鐘也就弄斷了。

Don Jose 對哪。我是山國裏的人時常爬到懸崖絕壁的鳥巢裏取小鳥兒的，從這樣離地沒有多高的窗子裏跳下去算不了一回事。再有這一塊金鎊我馬上可以跑到舊衣店脫

下軍服換上便衣，對不對？

Lucas 是呀，那麼你可以趕快逃走了。你可知道 Bohemian 最愛的是自由，他們祇要能少坐一天的牢，不怕燒掉一個城市的呢。

Don Jose “逃走”嗎？逃走我還是不幹。

Lucas 爲什麼？

Don Jose 我現在雖然不自由，可是再過半個月出去也還是一個名譽的軍人。要是逃了，以後再也不好見人了。

Lucas 那你豈不是辜負了她的意思嗎？

Don Jose 她的意思我是感激的。我以爲她早把我忘了。既然她還沒有忘記我，而且不管她對不對，總算替我想了這樣的法子，已經不算白救她一趟了。

Lucas 坐在牢裏的人總希望外邊有人想起她啊。

Don Jose 是呀，不過她幹嗎送錢給我呢。我難道要她的錢嗎？

Lucas 爲什麼她的錢不能要？也和要你逃走一樣傷了你的自尊心嗎？

Don Jose 不，我怎麼好要她的錢！

Lucas 那麼你依然還給她好哪。

Don Jose 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回頭見了她再還給她罷。

Lucas （偶望街上）喂，得了，別想那些啦，我們還是來看窗子下面的女人的腿吧。

Don Jose 我不要看了。

Lucas 反正沒有趕得上 Carmen 的，對不對？不過你來瞧一瞧罷！今天人很多呢？

（內面學生羣衆高叫：“打倒國王！”“打倒帝制！”“共和萬歲！”）

Don Jose 啊呀，這樣多人！這樣多工人學生！這是幹什麼呀！

Lucas 沒有聽見他們口裏喊的嗎？

Don Jose 他們喊着“打倒國王”！“推翻帝制”！國王是可以打倒的嗎？帝制是可以推翻的嗎？

Lucas 可以打倒的，可以推翻的。班長。正和西班牙龍騎兵的班長也可以坐監獄一樣。

Don Jose 你看那麼許多學生工人都從那大戲院湧出來了。今天演的什麼戲？

Lucas 你沒有看見對面牆上的廣告嗎？今天古博士在那戲

院裏演講呢。我們可惜不能進去聽聽。

Don Jose 你看聽了的工人學生一個個都噴火山似的嚷着。

不過我想單止工人學生幹得出什麼來？

Lucas 我們大家若是知道這不單是工人學生的事，那麼到那一天就會幹出什麼來了。

（內聞“國王萬歲！”“帝制萬歲！”之聲。）

Don Jose 你看，那些軍官，教士，和女人們却又在那裏喊“國王萬歲”了。

Lucas 自然。軍官是國王養的狗。宗教是國王給人民吃的麻藥，女人們又是最愛吃這種麻藥的。不過要倒的東西終歸要倒的，他們也沒有辦法。

（內喧鬧聲：“打倒帝國！”“打倒教會！”“打倒軍國主義！”）

Don Jose 啊呀，你看警察隊來了，憲兵也來了。一定要鬧出亂子來。

Lucas 怕什麼！

（聞裏面槍聲連起，喊聲更振。）

Lucas 狗們又在替他們的主人咬起來了。（拾起鎗）**Jose**，

這東西你不要借給我用一用。

Don Jose 你要逃走嗎？Lucas？

Lucas 自然，這樣熱烈的運動，誰耐煩坐在這裏。

Don Jose 你不怕犯法嗎？

Lucas 犯法？不犯他們的法怎麼能創出我們的法！

（用鏗擢枯拉朽地鏗斷向外之窗。）

（外面槍聲愈急人民喧鬧聲愈盛。）

Lucas 同志們，我來了。（跳下）

Don Jose （呆然拖之不及）Lucas！

——幕——

第 三 幕

熟食店內

人物：

Lillius Pastta （店主）

Merimee （法國小說家）

Francisca Sevilla （鬥牛士）

青年學生甲,乙,丙。

其他飲客三四

舞女

音樂師

Don Jose

Carmen

伙計

一 景

幕啓，客人們吃着東西，舞女跳着舞，輕快的吉卜西音樂之聲盈耳。Lillius，——Moor似的老人，忙著招扶各席。舞女跳完一曲，客人們拍手，舞女道謝。

Francisca 先生，您覺得這裏的空氣怎麼樣？

Merimee 有趣得很。

Francisca 不過這地方太髒一點。

Merimee 不，不到這樣的地方來，是不懂這種味的。吉卜西音樂，Romalis 跳舞，這真是夠味極了。

Francisca 您滿足我很高興，不過這個女孩子還不是跳得最好的。并且也不夠美。

Merimee 還有更美的嗎？

Francisca 自然有。喂，Lillius！

Lillius （急足恭而前）是，您老。

Francisca Carmencita 怎麼不在這裡了？

Lillius 哦，Carmen 嗎？她還沒有回來，這裏的一位軍官家裏請客把她接去了。

Francisca 你不知道這位先生是法國大小說家從巴黎到這裏來游歷的，聽我講起 Carmen 定要見見她。

Lillius 是的。難得先生們光降，她許一會兒也就回來的。您待一會兒多喝幾杯酒罷。伙計，拿上好的酒來。

伙計 （匆忙來斟酒）是是。

Francisca （舉酒相勸）好，喝一喝他們這種酒罷。

Merimee （微笑地）他們這酒裏面該沒有迷藥罷。

Francisca 先生，您把西班牙看得太神祕了。

Merimee 不，我老實說，我從學校裏出來之後曾經有多少時候很熱心地研究過邪術。波希米亞人不是頂會邪術的嗎？

Francisca 這也不像傳聞的那樣利害。先生，你真是個有趣的人，我倒想問問您，您到我們西班牙來覺得那一樁事情最有趣呢。

Merimee 這話很難說。因為你知道所有的西班牙的事情我都覺得有趣。

Francisca 在那些有趣的東西中間覺得那一樣最有趣呢？

Merimee (略思)那恐怕要算傍晚在河邊看女人洗澡了。

Francisca 怎麼？這您都看到了嗎？誰領您去看的？

Merimee 誰也沒有領我去，我自己發見的。昨天晚邊我獨自一個人在河岸邊散步，看見許多女人集在河邊，聽得教堂裏的“Angelicos”(晚鐘)一響，女人們就一個個的脫光了衣服跳到水裏面去，接着祇聽得叫啊，笑啊，鬧得不得了。河邊上許多男人都把眼睛睜得像籬筐似的瞧着她們。

Francisca (笑)那麼先生你瞧着什麼沒有？

Merimee 瞧不出什麼道理，你知道一來天快黑了，二來我也老，了眼睛有些近視。不過瞧着那深藍色的水波裏朦朧地浮動着許多雪白的影子，已經夠引起我們的詩趣了，那真是美！真是詩！祇要你稍微加一點想像力你的腦筋裏就可

以現出一張 Nymph 戲水的畫！

青年學生們（聽了不覺笑出來）哈哈！

Francisca 詩人的眼裏真到處是詩，我們俗人看慣了就覺得沒有什麼了。

青年學生乙（忍不住參加讀話）可是有一次有趣得很，我們幾個同學出了些錢運動教堂裏那撞鐘的和尚叫他故意比平常早敲二十分鐘。這時候天還沒有黑。但那些“水神”們却相信鐘聲，早一個個脫得乾乾淨淨跳下去了。

Francisca 那麼你們可瞧了一個飽了。

Merimee 可惜可惜，那時候我不在那里。

Francisca 不要緊，回頭您也去運動那個撞鐘的，叫他早敲一點鐘罷。

Merimee 哈，哈，哈，笑話了。

Francisca（再酌酒）除了看女人洗澡以外還有什麼有趣的沒有？

Merimee 那就算看你們的鬥牛了。

Francisca 鬥牛？這把戲在看的人也許很有趣，但在我們鬥着的人却一點也沒有趣，因為稍為不當心就性命相關，還

有什麼趣呢？不過我這一行中間要算 Lucas 的頑意兒最好，可惜他犯了罪關在牢裏了。

飲客甲 不，逃出來了。

Francisca 逃出來了嗎？怎麼能逃出來的？

飲客甲 據說他把監獄的鐵窗格子扭斷了，跳出來的。

Francisca 哦！了不得。

Merimee 他怎麼犯罪的？

Francisca 他本是我們敝國頂有名的鬥牛士；後來他到你們貴國去了一趟，不知道聽了些什麼道理，一回來可就變了。他說西班牙要自由首先得把鬥牛這種野蠻的風氣除掉。他還說了許多新奇的話。因此許多人忌恨他，政府也注意他，他後來入了製皮工廠，有一次煽動廠裏工人罷工，政府就把他捉起關了。

Merimee 是不是 Guadalquivir 河右邊碼頭上那所製皮工廠？

Francisca 對啊。我們走那裏經過的時候不還聞得一種牛皮臭嗎？您知道我們科爾多瓦自古以來是以製牛皮著名的，那所工廠尤其有很長的歷史，裏面用的工人也多。不

過您知道我們這裏天氣是很熱的，河這邊製皮工廠裏的牛皮臭和河那邊烟草工廠裏的烟葉臭都是很不好受的。由這種臭味裏，自然會醞釀出不好的結果來，所以製皮工廠裏有了Lucas的案子，不久烟草工廠裏就有了Carmen的案子了。

Merimee 唔，這倒很有趣。

青年學生（起來參加談話）Merimee先生，我前天在大學裏聽得先生演說關於蒙達古戰場的位置的攷證，把從前許多攷古學者的錯誤和疑難一掃而空，真是佩服極了。可是我們總覺得先生和許多遊歷家一樣太注意西班牙的過去了。就是太不注意西班牙的現在和將來了。我想先生與其費許多氣力去研究凱撒（Caeser）當日怎樣和朋拜（Pompei）鬥爭，何不更多費些氣力研究西班牙的被壓迫階級怎樣和統治階級鬥爭呢？

Merimee（驚異）唔，對呀。我早幾天聽得色維那的軍民衝突，我就這樣想。我也希望西班牙使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在河裏洗澡的女人，吉卜西跳舞，和鬥牛這一類的事。古代西班牙曾經領導過世界的文化，希望青年的西班牙重

新担起這個使命。

青年學生 我們極想担起這個使命所以我們要打倒國王，打倒教會，打倒軍國主義。因為國王，教會，和軍閥都是妨礙我們文化底發展的。不過反動的勢力還是很大，所以我們青年都很苦悶着呢。

Merimee 有什麼苦悶，反動勢力越大，你們就越要努力呀。

青年學生 （舉酒）謝謝Merimee先生。

Merimee （也舉酒）祝青年西班牙的偉大的將來！

（大家一飲而盡。）

Francisca （取壁上的Mandarin彈之）來，再跳舞起來。

（音樂再起，舞女又舞，大家拍手歡笑中。）

（Carmen 孔雀似的登場。）

青年學生 啊！Carmen來了！

Francisca （向Merimee耳語）那就是 Carmen。

Lillius （走向Carmen耳語，旋引她到 Francisca，Merimee兩人前。）這位Sevilla先生，著名的鬥牛士，你是認得的。這位外國先生是到我們這裏來遊歷的，他要見見你。

Carmen （與兩人爲禮）哦。失迎得很，我今天回遲了。

Merimee （見了她急把烟捲丟了）失禮得很。

Carmen 不，先生，我不反對抽烟，若是味兒不很濃的話我也愛抽哩。

Merimee （懷中取烟盒）正好，我這裏還有幾根。

Carmen （驕下披肩取烟）謝謝。

Francisca 今天是訥華洛上校請客嗎？

Carmen 是的，Senar。（打量Marimee）

Francisca （又鎮重介紹）這位先生是一位大小說家，對於我們西班牙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人物都很感興趣，所以把他領到這兒來了。

Carmen 可惜我們這兒沒有什麼趣。

Merimee 不，有趣極了。剛才我們看了跳舞，聽了音樂，喝了酒，又談了許多話。真是覺得到了西班牙了。

Carmen （見籃子裏大橘子，急取數枚劈之贈他們。）可是
要不吃一吃這種橘子還不算到了西班牙呢。

Marimee 謝謝。難得又是 Carmen 女士送給我的。

Carmen 哦呀。真是一位會客氣的先生，您是英國先生嗎？

Merimee 不，我是法國人。可是小姐，或是太太，您呢？是本

地人嗎？

Carmen 不是。

Merimee 那麼，至少是 Andalusia 人罷。聽了你講話的柔軟的口音，覺得有點像那地方人。

Carmen 您既然懂得那麼許多地方的口音，就應該知道我是那地方的人了。

Merimee 那麼您是“距天國不遠的基督國”裏的人罷。

Carmen （笑）天國？哦呀，您真是說笑話了，這裏人說“天國不是我們配住的”呢。

Merimee 那麼您是 Moor 人？或是……

Carmen 您不是知道我是 Bohemian 嗎？

Merimee 啊，您是 Bohemian 小姐。不是說 Bohemian 的小姐們都會算命的嗎？

Carmen 是的，頂受壓迫的人頂知道他們自己的命運也頂知道人家的命運。

Merimee 那麼你看我的命運怎麼樣呢？

Carmen 先生，你的命運自然是好的。

Merimee 請別客氣。替我算一算吧。

Carmen Marimee先生也相信命運嗎？

Marimee 我相信命運。不過這兒恐怕沒有算命的器具吧。

Carmen 用不着什麼器具，Merimee先生，要知道你的命運
祇要知道您是不是我們的朋友。

青年學生 對呀！Carmen！不過 Merimee 先生，已經是我們
的朋友了。

Carmen 那又何必算命呢？Merimee 先生，你把我們看得
很神祕，是不是？可是我們都是做很簡單的人啊。

Francisca 那麼，替我們的朋友跳一跳舞罷，Merimee先
生很想看看你的 Romalis。

Carmen 好，那麼獻醜了。

（音樂重作，Carmen作Romalis舞，衆皆拍手。）

（Don Jose 盛服登場。）

（Carmen一見急往迎之。）

Carmen 啊！我的同鄉來了！

（抱之。）

——Dark Change——

二 景

屋子裏

老太婆 Dorothea

Carmen 與 Don Jose兩人，買了許多東西，像橘子哪，麵包哪，葡萄酒哪，Yemas 哪，Turon 哪，果醬哪，挾了好幾包。

Carmen （數了一數還好像不足似的）你還有錢沒有？

Don Jose 對哪。我應該感謝您，我在牢裏的時候承你送我的麵包我吃過了。祇有你送給我的這一塊金鎊却不敢受，我還給你罷。

（一老太婆從裏面出來。）

Carmen 哦呀，你看他把這一塊錢還留着了。哈哈！不過也好，我這幾天窮得倒轉來搖也搖不出鼻血來了。不過沒有錢要什麼緊，狗祇要勤快在外面跑是餓不死的。好，都吃掉牠罷。喂，Dorothea，請你到大街上再去買些吃的東西來。

老太婆 太遠了，我走不動。

Carmen 不，替我去買。我送兩個橘子給你吃。（劈橘投其口中，復拍其肩。）

Dorothea 好好。（接錢匆下）

（Carmen 跟着關上門門了。）

（回轉身來，情熱地抱着 Jose。）

Carmen 您在牢裏坐了多少時候，我的年輕的親切的同鄉

Don Jose 一個月。

Carmen 我叫你逃你怎麼不逃？我送你的銼呢？

Don Jose 給了Lucas了，他逃走了。

Carmen Lucas？是不是那有名的鬥牛士！

Don Jose 是的。

Carmen 你怎麼不跟着他逃？

Don Jose 我不敢再犯法了。

Carmen 噯呀，您真是個守法的官長，可是你為什麼今天又像個小兵似的站在上校的門前守衛呢？

Don Jose 託你的福，我的班長的肩章早給取消了，我現在依然是個小兵了。

Carmen 哦呀，你降級了，有趣得很。

Don Jose 你看，我降了級你很開心，是不是？我站在上校門口守衛的時候，覺得所有的客人每個都像是來恥笑我的。我聽見你在裏面响着鈴鼓，拚命的跳舞，又聽見你同那些上官們說說笑笑，真是開心呢。

Carmen 你以為我在那裏開心嗎？我告訴你罷，我從烟草工廠裏出來之後雖然承你放走了我，算沒有坐監獄，可是我不是失業了嗎？我得想法生活啊。因為這裏的有錢的人們時常愛叫我們吉卜西女子跳舞，所以我就想靠這個吃飯。可是為着吃飯，不能不給他們開心，這可不像Carmen做的事。所以我今天回來就決心不當舞女了。

Don Jose 你不靠鈴鼓生活了，那麼安排靠什麼呢？

Carmen 安排靠這個東西。

Don Jose 劍嗎？這東西很危險不是你們頑得來的。不過我站在外面看見上官那樣同你親熱的時候，我真恨不得抽出劍來刺穿他們呢！

Carmen 你那樣恨他們嗎？那麼你是愛我了。不過你別恨他們了。你的好處我是沒有忘記的。我還你的債，我還你的

債。親愛的Jose，這是我們 Cales 的規矩啊！（抱吻之）

（外面遠聞歸營號。）

Don Jose 噯呀，要點名了，我得歸隊了，時候不早了。

Carmen 歸隊？你真是一條忠實的走狗啊！怎麼這樣服服帖帖地隨人家驅使呢！看你的服裝，你的樣子真是好樣個金絲雀。你的胆子真比一隻母雞還小呢。

Don Jose （自投其冠）好！（抱之）

——dark Change——

三 景

次晨，朝光入室。

Don Jose 坐在窗前，很留戀的。

Carmen 準備出外的樣子。

Carmen Jose先生，你得歸營了吧！

Don Jose 時候還早。

Carmen 不，你得回去了。你的債我不是已經還過了嗎？我們誰也不欠誰的了。再見。

Don Jose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再見呢？

Carmen （含笑）你若是還聰明一點時候。（正色）Jose，
我覺得有一點愛你，不過這是不能永久的，你知道嗎？

Don Jose 爲什麼不能永久的呢？

Carmen 因爲狗和狼是不會成得好的家庭的。假如你要能
加入我們的一塊，我也許高興做你的 Romi，不過這是蠢
想。那樣的事，怎麼能做得到。

Don Jose 難道我們就是這樣分別嗎？

Carmen 這樣分別不好嗎？

Don Jose 那我可太不幸了。

Carmen （笑）不，你幸福得很哩。你遇了惡魔了。是呀，“惡
魔”，他們不都是這樣叫我的嗎？我雖然穿着羊毛的衣服，
我可不是羊。好，我們再說一次“再見”罷。你可別再想起
Carmencita了。再想起我那你真是不幸哩。再見了。

（說着拔開門門，把 Shawl 往頭上一披早跑到街
上去了。Don Jose 呆然的拾起帽子往反對方向去。）

——幕——

（下期登完）

第 四 幕

一 景

城缺

夜

班長與兩兵士及 Don Jose

班長（對Jose）好，你守在這個缺口。

Don Jose 是。

班長（對兩兵士）你守在那邊門底，你守在那屋子前面。

兩兵士 是。（去訖）

班長（對 Jose）Jose！這裏很重要。前面是河邊，時常有偷關漏稅的打這裏經過，可別再放他們走了。

Don Jose 是。

班長 哼！“是”？你這個傻瓜回頭給人家三言兩語又說軟了心。

Don Jose 那有的事，班長！再也不敢了。

班長 再敢，就是前科犯可不止罰一個月營倉了。曉得嗎？

Don Jose 曉得。

班長 曉得就好了。完了！

Don Jose 敬禮！（不動的姿勢）

班長 （將去復又轉來）喂，放走了偷關的雖然饒不了，拿住了奸細却有賞的啊。曉得罷。

Don Jose 曉得。

班長 完了。

Don Jose 敬禮。

班長將下。

Lillius Pastia 與之相遇。

Lillius 啊呀，班長。

班長 到那裏去？

Lillius 回店子裏去。怎麼好久不上我們那裏來？

班長 公事忙得很。對呀，改天上你們館子吃炸魚罷。

Lillius 一定請來。這幾天有上好的魚上市了。

班長 來的。（點頭下）

Lillius （等班長下，有意義地望着 Jose）老總，你今晚派在

這裏嗎？

Don Jose 唔。沒有法子啊。這是苦差。

Lillius 那里！這個差是很好的！聰明的人很有些油水好攞呢。

Don Jose 我是不攞油的。

Lillius 這是落到口裏的食，有什麼要緊。你怎麼好久也不到我們那里來了。

Don Jose 來，也沒有什麼意思。

Lillius 你不曾得着 Carmen 的消息嗎？

Don Jose 一點也不曉得。

Lillius 你要見她嗎？

Don Jose 我什麼地方不曾找過她，可是怎麼也找不着。

Lillius 你要找她也不難，也許你馬上可以看見她罷。

Don Jose 真的？

Lillius 誰騙你呀。哦啊，時候不早了，我到城外還有點事情。
再見罷。

Don Jose 再見。

Lillius 喂，老總，白天裏這裏打死了一個工人，你一個人站

在這裏不怕嗎？

Don Jose 怕什麼？我從來不怕鬼的。

Lillius 不怕鬼祇怕有點怕人呢。哈哈，回頭見。

Don Jose 回頭見。

Lillius 匆下。

夜漸深，微有月光。

Don Jose 時有不安的表情。

忽見一人影向他那邊走來。

Don Jose 誰？不許過去！

Carmen 得了，兇什麼呀？

Don Jose 哦，你呀？Carmen？

Carmen (驛下 mantilla 走近 Jose)是我啊。Jose 咱們別說閒話，談正經事罷。你要不要錢？

Don Jose 這話怎麼說？

Carmen 你要錢的時候回頭有措貨物來的你放他們過去好不好？

Don Jose 不成。不能放行。上官有命令！

Carmen 哦呀，了不得哪，上官有命令！你在堪迭列街上不

是把上官的命令全忘了嗎？

Don Jose ……(苦悶)……可是我不願意得私商的錢。

Carmen 那麼好，你不願意得錢就一塊再到 Dorothea 老媽那裏去吃飯去吧。

Don Jose 不成。我做不到。

Carmen 好嗎！你既然這樣頑固我也有辦法。我到你們隊長那裏去對他說一塊兒到 Dorothea 那里去罷。那個人到是很懂事的，他一定派一個懂事的小兵站在這裏，不必看見的事情他曉得裝做不看見。你瞧着罷。金絲雀，有一天上官下命令要請你上絞台的時候我要痛痛快快地責你一頓呢。再見了。(將下)

Don Jose (決心地) 喂，Carmen！

Carmen (轉來) 你不說是不成嗎？又叫我轉來幹什麼呢？你不怕犯法嗎？

Don Jose 好了，好了，但凡必要的時候把你們所有的同伴都放過去吧。不過，你得像那天那樣的謝我。

Carmen (討厭他的麻煩) 好了，我明天就謝謝你能。

Don Jose 一定的啊？

Carmen 一定。

Don Jose 別騙我了。

Carmen 誰騙過你啊！

Don Jose 好，快叫他們來吧！

Carmen 匆匆下。

——忽兒 Carmen 引其同伴五人 Lillius 也在內；各背貨物通過。Carmen 拿着鈴鼓把風；五人過完。

Carmen (向 Jose) 老總，謝謝您再見了。

Don Jose 可是你別忘記明天的約啊。

——Dark Chaucer ——

二 景

同第三幕二景 室內

黃昏時候，室內已有燈。

Jose 等了許久，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忽有人敲門，以爲她回來了，高興之至。

Don Jose (開門)啊！Carmen！

(但門一啓却見 Dorothea 老太婆進來。)

Dorothea 哦，Jose 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Don Jose 來了好一些時候了。Carmencita 怎麼還沒有來。

Dorothea 她今天恐怕不見得來罷。

Don Jose 沒有的事，她約我來的呀。

Dorothea 她約你來的？那末再等一等好哪。

Don Jose 我已經等了兩個鐘頭了。

Dorothea 那末你明天再來不好嗎？

Don Jose 明天？我怎麼能天天請假？

Dorothea 哦，你請假出來的嗎？那真是對不起？我想 Carmen
一會兒准來的。因為，她從不失信。可是 Jose 先生，不是說
你是巴士開人嗎？

Don Jose 是啊。

Dorothea 那麼，你的老太太呢？同來了嗎？

Don Jose 不，還在巴士開。

Dorothea 你家有太太沒有？

Don Jose 我還沒有結婚，不過我有一個未婚妻，也住在故
鄉。

Dorothea 那麼，你也時常想起母親和未婚妻嗎？

Don Jose 初來這裡的時候想得利害。

Dorothea 現在不想了嗎？噯呀，年輕的人，在外面真是危險。

我也有一個孩子，小時候最愛我，現在大了不知道流到那裏去了。丟下我一人在這裏受苦呢？

Don Jose 哦，你也是有兒子的嗎，他爲麼走了呢？

Dorothea 也就是爲着女人哪。（見開門）哦呀，Carmencita回來了。（起身）

Carmen 入門，Dorothea 下。

Don Jose Carmen！您怎麼這時候才來？

Carmen （不高興地）怎麼？你等了一些時候嗎？

Don Jose 我等了一點多鐘了。我以爲你不來了呢。（欲抱之）

Carmen （退）我本不要來的。我最討厭要人家低頭的男人。

你要是最初就好好地聽了我的話我倒是感激你，可是你昨天不是和我講價錢嗎？我不知道我今天幹嗎要來；因爲我已經不愛你了。好。去罷。給你一塊錢做你昨天的酬勞。

（很輕蔑的給他一塊多羅。）

(Jose 愧憤極矣。拿起錢要打她。)

Don Jose Carmen 你當我是什麼人？

Carmen 我當你是自私自利的人。

Don Jose 我爲着你坐牢，降級，你還說我是自私自利的人嗎？

Carmen 你爲着我坐牢，降級，我已經報答你了。我是說你昨天晚上的事。

Don Jose 昨天晚上和那天有什麼不同？

Carmen 那天晚上你沒有希望我的酬勞，昨天晚上你是把我的酬勞做條件的。

Jose Carmen! 你誤解我了。

Carmen 不，我看得你很清楚！

Don Jose (憤極得無法舉錢要打她)

Carmen 好，你打罷。

Don Jose (打不下，身子搖搖地倒下來，坐在櫛子上掩面而泣。)

(Carmen 最初很冷靜地殘酷地望着他。)

Jose 哭得很利害。

Carmen (多少有點轉意上前撫之) 啊呀，龍騎兵的眼淚真是

稀奇得很。孩子，別哭了，起來罷。

Don Jose (依然哭)

Carmen 啊呀，得了罷，回頭 Dorothea 看見了像什麼樣子。

(扶之)

Don Jose

Carmen 怎麼，你還生氣嗎？我告訴你罷，我剛才雖然不高興你，可是我還有些捨不得你，好像你不在了我要失了什麼東西似的。好，現在我來找你罷。起來起來。

Don Jose 真的嗎？

Carmen 誰騙你。唔，你看你的眼淚真像夏天的雨。容易落也容易乾。

Don Jose 你的脾氣可像我們巴士開的天氣似的，太陽最好的時候就是暴風雨快要來的時候。

Coarmen 唯願你懂得我的脾氣就好。

Don Jose Carmen！你是我的生命！（抱之）

(Dorothea急進門)

Dovethea 一個軍官來找你，Carmen。

Don Jose 軍官，誰呀？（急由門縫裏張之）噯呀，我們聯隊裏

的中校，

Carmen 你趕快藏起罷。

Jose 急藏在幕後

Carmen 匆匆整髮

中校入門

Carmen 急起迎之

中校 你這兒好難找。

Carmen 哦呀，你找了好些時候嗎？快請坐，官長，怎麼祇你一個人來的嗎？

中校 自然是一個人來的。他們有人來過嗎？

Carmen 沒有。

中校 那天你的 Romalis 真是跳得好，他們個個都恭維你。

Carmen 有什麼好，都是爺們捧得好。（隨手拿幾個橘子）到了我們這裏什麼也沒有喫，喫一個橘子吧。

中校 好極了，我最愛喫橘子。

Caarmen （劈了丟在他口裏）今天不是禮拜您那有工夫上我這兒來呢。

中校 兵士不准出來，我們軍官是不要緊的。

Carmen 別的事情也是一樣的嗎？

中校 什麼事？

Carmen 比方不准兵士上人家裏去，不過軍官 是不要緊的，是不是？

中校 哈哈。自然，越到上面去越自由。

Carmen 那麼可知道越在下面的越不自由哩！

中校 哈哈，Carmen 你真聰明。（看帷幕動）……

Carmen 再喫一個橘子罷。（失手墜落）

中校 （俯身拾之忽見 Don Jose 的腳，掀幕）誰！

——發見 Don Jose——

中校 啊！Jose！你在這裏幹嗎？

Don Jose （不答，帽子也不取）……

中校 你請假出來說有什麼事情，原來爲着到這裏來嗎？混帳東西！

Don Jose ……………

中校 你看你帽子也不取！（批其頰，打掉他的帽子）滾！快與我滾出去！（指門外）

Don Jose （不動）……

中校 還不出去！(抓了他的衣領亂搖之)誰教你跑到人家女
人家裏來的？

Don Jose 中校，你又爲什麼到人家女人家裏來？

中校 你還敢強嘴。(拔劍)

Don Jose (也拔劍)

中校 你敢拔劍！

Don Jose 你自己爲什麼拔劍？

中校 好大胆的東西！

Dorthea (聞聲進來抓住Jose) 噯呀，不能打，不能打！

中校 (趁此照頭一劍，傷其額) 混帳東西！

Don Jose (後退一步，拭額見血大怒) 好！(一時推倒Dorothea)

中校 你敢怎麼樣？(跑來)

——奮然決鬥起來。——

——十數回合之後，中校被刺倒。——

中校 啊！好……(倒)

——Carmen 急吹滅洋燈。——

Car men 蠢東西！你真是金絲雀！你就祇曉得做蠢事！我不
說我要害了你嗎？不過管他呢，但凡有我跟着你，總有法

子辦的。快把這條手巾包着頭，把那根皮帶子借給我。

Don Jose 我怎麼辦呢？

Carmen 傻瓜，逃呀。（兩人逃）

——Dork Chanje——

三 景

另一 Gypsy 家朝光入室

Don Jose 頭纏白巾，臥床上。

Don Jose（先在床上轉動，已而一覺醒來）啊！好睡！（四顧室內甚為疑怪。）我怎麼睡在這裏？（自顧其衣服）啊，

Carmen！

——另一 Gypsy girl 上。——

另一女子 怎麼樣？Jose 先生，你醒了嗎？

Don Jose 醒了，我怎麼睡在這裏。

另一女子 你忘了昨晚的事嗎？你頭不痛了嗎？

Don Jose（摸摸頭上的傷痕，想了一想）唔，記得。不過昨晚睡得太好了。好像什麼事也不曾有過似的。

另一女子 那是因為 Carmen 給藥水你吃了。

Don Jose Carmen 呢?

女 她一早就出去替你買衣服去了

Don Jose 替我買衣服?買什麼衣服?

女 你還想穿起軍服到街上去嗎。

Don Jose 對啊,我把中校殺了,我犯了死罪了。啊!

女 你很後悔嗎?

Don Jose 咳,我真有些後悔了,這都是 Carmen 害了我啊。她害把我班長丟了。這會兒又率性害得我連後路都沒有了。

女 你想Carmen嗎?

Don Jose 我恨她,我恨極了她。不過祇愛她能夠始終愛我的時候,就死也值得。

女 你想 Carmen 做你的 Romi 嗎?

Don Jose 什麼叫 Romi?

女 我們 Gypsy 叫丈夫做 Rom, 叫妻子做Romi。

Don Jose 哦,假如 Rom 就是妻子的時候 我便想她做我的 Romi。

女 做你的 Romi? 你不知道她是有 Rom 的嗎?

Don Jose (矍然而起)她有Rom的?

女 怎麼沒有？她的 *Rom* 叫 *Garcia* 是個會使短刀的。

Don Jose 真的嗎？（失望之極）啊，真是一切都完了，我不要活了。姑娘，你把那軍服還給我吧！我情願出去抵命。

女 噯呀，你別這麼失望吧！還不要緊，*Garcia* 現在關在 *Talifo* 的牢裏呢？

Don Jose 關在牢裏了？

女 關了半年了。*Carmen* 正在那裏想法子救他。

Don Jose 她同他的感情好不好！

女 同他的感情不好。

Don Jose 那她為什麼救他呢？

女 因為他是我們的人啊。好了，你安心養傷罷。不要起來，再睡一忽兒。*Carmen* 囑咐我好好的招扶你呢。

Don Jose 不，我不要睡了。

女 再睡一睡。

Carmen 拏衣包上。

女 好。*Carmen* 姊姊。快來快來。我已經招扶不了啦。

Carmen 怎麼？

女 我要他睡一忽兒他一定要起來。

Carmen 起來幹什麼呢？又聽見歸隊號，要回營裏去嗎？

女 可不是？他聽得我說你有 Rom 他就失望得很，說他情願去抵命呢？

Carmen 哈哈！沒有出息的人！好！你回去罷，Jose。

Don Jose （掙扎起來又覺頭痛）你害得我沒有退步了，還教我回到那裏去？（又躺下）

Carmen 誰教你做那樣的蠢事。你還怪我呢。還是好好的睡忽兒罷。有一兩天傷就可以好的。不過你得趕快的離開 Sevilla，要是給他捉住了，可真要給槍斃的。

Don Jose Carmen！離開 Sevilla 又教我上那兒去呢？并且脫去了軍服又教我去幹什麼呢？

Carmen 我不說你是金絲雀嗎？你離開籠子就沒有辦法了。我告訴你罷。現在你可別想國王再給你白飯和乾魚了。對不對？現在該你自己去找東西喫了。自己想法子生活了。你是個犯了罪的人除掉了坐牢和上斷頭台可沒有別的路好走。那麼你去幹些什麼好呢？教你去做小偷嗎？你又太笨了。可是你身體很好又有些胆量那麼你到海邊去罷。去做私販子罷。我不能說這是很好的法子，不過比伏伏貼貼讓

他們槍斃要好得多。祇要你不給義勇隊和巡邏隊那些資產階級的狗們捉住你可以過得像國王似的對不對，哈哈。哈哈。

Don Jose 唔，做“私販子”嗎？……這我可不願意。不過到了現在有什麼法想呢？我祇要不離開你任何什麼事我都幹。

Carmen 真的嗎？

Don Jose 我平常聽得人家說起，在 Oudulusia 一帶橫行的私販子騎着好馬一手拿着槍，馬鞍子後面馱着他的情人，我心裏羨慕得很。假使我能夠把你這樣美麗的姑娘馱在馬後面，在山野裏跑，那可多麼有趣！

Carmen 還有更有趣的呢。晚上在山裏露營的時候，每個 Rom 帶着他的 Romi 鑽進那小小的帳篷裏去——那可真是有趣呢。

Dose Jose 對啊，到了山裏我可不愁了。到了山裏可沒有分你的愛底中校了。不過她不說你是有 Rom 的嗎？你的 Garcia 不是快出來了嗎？

Carmen 啊呀，你還吃醋呢。他出來有什麼關係？你不是知道我現在是很愛你的嗎？

Don Jose 你既然愛我爲什麼還要救他出來呢？

Carmen 啊呀，你們的愛是這樣自私的嗎？我雖然不那麼愛他了可是他是我們的人啊，他是爲着我們的利益才被關到牢裏去的。我們怎麼好不救他呢？比方你現在是我們弟兄了你在某一天爲着我們的利益關到牢裏去了，可是不幸那時候或已經不愛你了，我能因爲這個緣故就不想法子救你嗎？

Don Jose 唔。

Carmen 我們 Coles 是把我們的利益放在第一的。比方 Garcia 是爲着我們的利益關在牢裏的。我雖然不愛他，還是去救他，現在我不是很愛你的嗎？但是離開了我們我們雖然愛你我也不救你了。也許那時候簡直就不愛你了。你聽明白了沒有？

Don Jose 聽明白了，這有什麼不明白？一個男子自然是應該爲着他所愛的女人底利益去奮鬥的。

Carmen 得了，你還說你聽明白了呢！你以爲你所愛的女人的利益就是一切被欺負的人們的利益嗎？比方你的所愛的女人吃好的，穿的好的，而且住很好的房子，你的奮鬥

就算完了嗎？你要是這樣想，你還是回到營裏去吧。

Don Jose 營裏是不回去了，我既然跟着你走，也就跟着你慫罷。

Carmen 好，那你才是我們的人，也才是我的人。

——相抱——

——幕——

第五幕

第一景 山麓露營之夜

Carmen

Garcia

Don Jose

Dancairs

Garcia 與 Dancairs 在森林中燒火坐談。

Dancairs 天气有些冷了。老大。

Garcia 誰說不是，已經是秋天了。

Dancairs 早幾年就在冬天，我也不覺得冷，可知道年紀大

了。什麼都不成了。

Garcia Dancairs 你今年有幾十歲了？

Dancairs 五十歲了。

Garcia 啊呀，那麼你做了五十年強盜了。哈哈！

Dancairs 你以為我生下來就做強盜嗎？哈哈。

Garcia 不，我說咱們沒有生以前運命已經註定要做強盜了。

Dancairs 那倒不見得。

Garcia 你還說不見得嗎？誰叫咱們生在窮人家裏。生在窮人家裏運命就給註定了要做人家腳底下的泥。不甘心做泥的就做強盜了。

Dancairs 我仔細一想做強盜也不見得是好法子。

Garcia 誰說是好法子，這是沒有法子啊。不過我在塔利發坐牢的時候有一個囚犯和我談起，他說我們對付那些壓迫我們的從古以來祇有四個法子。

Dancairs 那四個？

Garcia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買賣了，犯法。

Dancairs 第二個呢？

Garcia 第二個嗎？（取出手鎗）你看咱們這個把戲不是一付

小小的機器嗎？咱們憑着這個做強盜，他們就憑着這個來制服咱們，使咱們動也不敢動。比這個還要精巧，不單止取咱們的命還要吸咱們的血的機器還多着呢。有許多念書的雜種們拚命地幫着他們發明，他們都說這是爲着大家，其實他們吃着甜的讓我們專吃苦的。所以要把那些機器全部毀掉。

Dancairs 唔，不過幹嗎要毀掉牠呢？手槍是比短刀來得又快又遠。我既然可以用他們的手槍，爲什麼不可以用他們的機器呢？

Garcia 對啊，可是現在機器還在他們的手裏，每天剝削着咱們的血汗不是？所以咱們還有第三個法子就是罷工，像皮廠，烟廠的罷工一樣。最後就是大家聯合起來把壓迫咱們的趕走，讓咱們大家來做主子。那時候誰也用不着做強盜，用不着毀壞機器，也用不着罷工了。

Dancirs 唔，很有道理。你從前祇曉得殺人放火可沒有講到這些，不想你在牢裏坐了兩年比從前聰明得多了。哈哈。

Garcia 你沒有曉得牢獄就是我們的學堂！

Dancirs 可惜我五十歲了還沒有進過這個學堂呢。

Garcia 你去進一回試試，哈哈。

Dancairs Don Jose 到 Gihraitar 去了好幾天了怎樣還不回？

Garcia 是啊，該回來了。那小子不要給捉去了罷。

Dancairs 不會的 Gihraitar 沒有人認得他。不過他很傻，恐怕
他不高興離開 Carmen 呢。

Garcia 你說他是愛上了 Carmen 嗎？

Dancairs ...

Garcia 怎麼不說了。你怕我吃醋嗎？哈哈。Danclirs, Don Jose 回來了，你告訴他罷，他要 Carmen 的時候，我作一元錢賣給他罷。哈哈！

Dancairs 你不愛 Carmen 嗎？

Garcia Dancairs 我們是在這裏做強盜哩。讓那些有飯吃，有閑工夫的去戀愛去罷。一着了那個迷就沒有法辦。我們要大家和氣，齊心協力的才有出路，着了那個迷的他的眼睛裏祇有他的情姐兒就沒有大家了。真是你回頭告訴 Jose 叫他別那麼瞪着眼睛望着我，我不是他的敵人，我是他的兄弟，他要 Carmen 的時候我一個銅子也不要，給了他罷。哈哈。

Dancairs 女人是危險的東西。

Garcia 做漂亮的女人的丈夫尤其是危險哪。

Dancairs 哈哈。(忽靜聽)那裏有呼哨!

Garcia 唔。不錯。

又聞呼哨聲。

他們各按手槍。

Dancairs 恐怕是 Don Jose 轉來嗎!

Garcia 一定是他。

Don Jose由黑暗中出現。

Don Jose Hu ruh,

兩人 Hurruh。

各以手搭肩爲禮。

Don Jose 你們等得很急嗎?

Dancairs 我們以爲你這會進了學堂呢。

Don Jose 進了什麼學堂?

Dancairs 哈哈,這是我們老大發明的新名詞,牢獄就是我們的學堂。

Don Jose 哦,還好。Gibraltar 沒有人認識我。

Dancairs 你在那地方遇見了 Carmen ?

Don Joes 話長着哩,而且有趣得很。讓我坐會兒告訴你們罷。

(卸下行李坐向火)我到 Gibraltar 就去我尋 Rollona 一問,知道這個女人的倒不少,可是找不着她不知道她是死了,或是到牢裏去了。因此我就沒有法子和 Carmen 通信了。我祇好扮做賣橘子的挑起一担橘子到街上叫賣。想看看有沒有人認識我。可是我在街上跑來跑去跑了兩天,一點也得不着 Carmen 的消息,第二天天快要黑了,我也慢慢的挑起担子慢慢地回去的時候忽然聽得後面高高的地方有人叫“買橘子的”我回頭一看樓上的窗子裏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穿着絲綢的衣服,披着很華麗的圍巾,頭上插着金梳和一個軍官打扮的美國貴族站在一起笑迷迷地向我招扶。

Dancairs 這個女人是誰?

Garcia 是 Carmen 不是?

Don Jose 可不是 Carmen 那個混蛋!

Garcia 你快些說和 Carmen 怎麼樣約好的?

Don Jose 她要那英國人帶她到龍達去。若是到龍達去當然

得經過這個地方。等他們來這裏經過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下手。

Garcia. 他們那一天來?

Don Jose 就是明天。據 Carmen 說那英國的貴族雖然有很多錢也有很多的手槍,並且很有氣力,說恐怕很不容易對付呢。

Garcia 怕他幹嗎? 你們胆小的在旁邊瞧着讓我去對付他罷。

Don Jose 越是胆小的越說好聽的話。

Garcia 什麼?說着好聽?

Dancairs 得了,得了,敵人還沒有來,自己先吵起來了。

Don Jose Garcia! 你也別嘴強,我們打打紙牌,誰贏了誰就是好漢。誰去對付那個英國人。

Garcia 好!

兩人在松火光中鬥牌。

——Garcis 很快的贏了——

Garcis Dos Jose 怎麼樣,心服了沒有?

Don Jose 這牌不算,我們再來。

Garcis 好,再來! 這回輸了可別再賴了。

Don Jose 誰賴！

——再鬥，Don Jose 在傍邊看着。——

Garcis (把牌給他看)這下怎麼樣？

Don Jose (停了一停勃然大怒)你這小子要什麼把戰？

Garcia (拍膝大笑)哈哈哈哈！

Don Jose (舉牌照 Garcia 臉上一丟)

Garcis (大怒安排去摸槍)什麼！

Don Jose (以脚阻之)你這小子！據說你和馬拉甲第一的好漢一樣使得很好的短刀你敢和我來嗎？

Dancairs 得了，得了，好好的鬧什麼？(想批開他們)

Garcia 和你來？哼哼！你別尋死罷。

Don Jose 料你也沒有那種狗胆。

——兩人皆抽刀出鞘。——

Dancairs(急攔之)咳，這算什麼呢。自己人和自己人過不去，都像這樣敵人可以安心睡覺了。

Garcis 不，Dancairs你讓開。

Don Jose Dancairs你別管我們的事。

Dancairs祇得退開。

(Garcis)左手取帽子作楯牌舉短刀向前。這算是And
Veuria 式。

Doh Jose則矗立在敵人正面，舉揚左腕。右足前出，
右手短刀緊貼右腿。

Garcis 疾矢似的奔向 Dou Jose Jose 以左足爲中
心，在身子一扭，Garcis 撲了一個空。彼此往來
十數會合之後，Garcia 被Jose 刺中咽喉，往後跌
倒。

Daucairs (急向前質問 Dou Jose)Jose!你這是幹什麼?

Don Joes (喘息着)Daucairs 你不知道我們兩個人是不能在
一塊兒生活的嗎?我愛了Carmen。而他是Carmen的Rom，
我爲着我的愛是不能和他兩立的。……可是，Daucairs，
現在畢竟祇剩下我們兩個人了。我們兩個人可不是 Garc
is 這樣黑心的人。怎麼樣，Daucairs 你能夠做我的生死
的朋友嗎?

Daocairs 唔，你原來是爲着爭女人，殺你的兄弟嗎!你回來
前 Ga cis 對我說你若向他要 Carmen 他許做一塊錢讓給
你呢。年輕的人想事情想得不清楚真是危險。好，現在祇

剩下我們兩個人了？那天的事情怎麼樣辦？

Don Jose 都交給我一個人罷。現在我真是什麼也不怕了。

Dancairs （無法，對着 Garcis 的屍慨然）咳，老大，想不到你
那麼好的心思，很沒意思地犧牲在這里了。

Don Jose Dancairs，別那麼感傷，幫我把他埋了罷。

Dancairs 慢慢的彎腰合抬他。

—— Dark Change ——

第 二 景

前景，晨光。

人物，

Carmen

Dancairs

Don Joie

聞槍聲竄發。

Don Jose 上握 Dancairs 的手

Don Jose 這英國人好利害！他的手下的人也不弱，要不是
有你幫忙我幾乎被他幹了。好，現在請你把他的東西拿
到我們新的大本營去罷。

Dancairs 好。(下)

Carmen華服上。

Don Jose (急抱之) 啊 Carmen! 你現在依然是我的了。是我一個人的了。

Carmen (微拒之) Garcis 呢? 爲什麼沒有見?

Don Jose 你別問他了, 你現在是一個人了。Carmen, 我告訴你, 你是個寡婦了。

Carmen Garcis 死了嗎?

Don Jose 死了。

Carmen 他怎麼死的。

Don Jose 他給我殺了。

Carmen 他給你殺了?

Don Jose 我和他打牌吵起來, 他拿手槍要打我, 我說聽人家說你是很會使短刀的你敢和我來嗎? 他擺起 An Du L nsia 的架子, 一手拿刀一手拿帽做盾牌很兇很快的追到我面前來, 我用 Navarro 的架子舉起左手, 右手拿刀貼在右腿上, 左脚向前的等着他。他一衝來, 我趕快忙把脚一滑, 身子一扁, 他撲了一個空, 我的刀早到了他的咽喉了。

Carmen 咳，金絲雀，你別在這里顯英雄罷。你也許早給他殺了呢。你還在那里說什麼 Navarro 的架子。比你強多少倍的人也不知道給他送了多少到墳墓裏去了。古話說得好，殺人抵命欠帳還錢這不過是他還錢的時候到了。你自己的時候也不久會到呢。

Don Jose （怒目）Carmen 你記着了吧。你從今以後若不是好好的做我的 Romi，可知道你自己的時候也快到了。

Carmen 哼，哼，好得很。我早已經看清楚了，我們的命運了。我告訴你，你現在雖然很歡喜你真做了我的丈夫，可是我愛丈夫不見得比愛情人愛得更利害。你別對我兇；擺起那樣的丈夫的架子。我可是不受人家的欺負的。我若不高興起來也許再去找一個男人，拿你對付 Garcis 的法子來對付你，你瞧着吧？

Don Jose 啊 Carmen 你怒了我罷。我這都爲的是愛你啊。我爲着要獨占你，我才殺了中校，現在我又殺 Garcis 了這都爲的是你啊。

Carmen 都爲的是我？爲的是獨我佔？Jose 我不能不說你愛我的法子錯了。

Don Jose 可是我愛你的心是不錯的。你不要我恨吧。(扯其手吻之)

(忽聞槍聲。Dancairs 奔上，負傷倒地。)

Don Jose (急扶之)喂，Dancairs？怎麼樣了。

Dancairs 你們快逃罷，狗來了。不要管我。我已經不中用了。

Don Jose Carmen，你招扶 Dancairs，讓我替他復仇。(拔槍倚樹射擊，忽爲敵彈所中。仍奮戰不已。)

—— 幕 ——

第 六 幕

第 一 場

Carmen

Don Jose

Lucas

Gypsy Girl

(Don Jose 臥床上，Carmen 看護之。)

Carmen 今天覺得了怎麼樣？

Don Jose 覺得好得多了。

Carmen 傷口不疼了嗎？

Don Jose 完全好了。Carmen 想不到你真是個了不得的醫生。要是到醫院裏去醫恐怕現在還沒有好呢。

Carmen 到醫院裏去醫？唔。現在那有我們的醫院，我們的醫生，他要知道你是怎樣受傷的，早把你送到天國去了哩。

Don Jose 唔，可以有過這樣的事。

Carmen 所以我們得自己做自己的醫生。我們 Cales 每一個女人都曉得一些怎樣醫治他們的男人。因為你知道我們到處飄流，到處受着人家的壓迫摧殘，底人們傷了病了要不是自己會醫有誰來管呢？

Don Jose 病是好了。不過這裡是又不能住了。

Carmen 是啊，我安排陪你到瑪德里去。

Don Jose 到瑪德里？去自首嗎？

Carmen 自首，Cales 沒有自首的。

Don Jose 那麼安排住在那地方呢？

Carmen 安排住在市長家的傍邊？

Don Jose 市長家的傍邊？

Carmen 對呀。

Don Jose 那不會給他們發見嗎？

Carmen 不會的。你知道我們Cafe是到處可以得着很好的藏身的地的。

Don Jose (深思之後) Carmen

Carmen 怎麼樣？

Don Jose 我想瑪德里也不要去了，我們到美國去罷。

Carmen 到美國去？

Don Jose 是到美國去，Carmen，我們變更我們的生活吧。

我們離開這個黑暗的西班牙到新大陸去開始我們新的生活吧。

Carmen 到新大陸去？我們到那裏就不受壓迫嗎？

Don Jose 那裏是自由的國土。誰有力量的誰就能得到勝利。況且那裏又沒有人認識我們。我們正是年富力強，要是得到成功不很可以過大半生的平安的生活嗎？

Carmen Jose，你想逃避這個黑暗得到平安嗎？你以為新大陸真是那麼一個自由平等的天國嗎？是啊，天國快要到

了，可是不是那個天國。卽算在你那個天國裏你能使我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可是在這裏的我們的人，不依然是這樣的可憐。我們不是應該跑到新大陸種白菜的，我們是應該待在舊大陸幹到底的。你第一次受傷的時候，你不說你跟着我去也願意跟着我想嗎？爲什麼你又想到另外一條路上去了呢？

Don Jose Carmen，我也很想跟着你想，不過我幹了這麼些日子實在灰心起來了。像這樣子可以殺得開一條生路嗎？我看簡直是一條死路。

Carmen 是的 Jose，也許是一條死路。不過那里是我們大家的生路呢？要大家依然伏伏貼貼做人家腳底下的泥，才是生路嗎？Garcia 從牢裏出來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和我們的敵人反抗到底的不過反抗的法子要改變。我們要聯絡很多的羣衆，一道幹起來。

Don Jose 很多很多的羣衆？可是我們現在不是連最後一個弟兄也失掉了嗎？

Carmen 回頭自然要來的啊。

Don Jose 從那裏來？

Carmen 在西班牙同我們一樣受欺負 受壓迫的人多着哩。他們都不是我們的 弟兄嗎？像你這樣專管 着我自 然就祇剩下你一個人了。

Don Jose 唔。

Gypsy girl 啓門入。至 Carmen 前細聲說。

Carmen （有喜色）請他進來。

Carmen （親着 Don Jose）你不說沒有弟兄了嗎？我替你介紹一個很好的弟兄。

Don Jose 誰？

Carmen 回頭你會曉得的。

Gypsy girl 引 Lucas 上。（鬥牛士衣服）

Carmen （急上握其手）啊，你果然不失約的來了！我替你介紹我的“Rom”。他病了。

Lucas 榮幸得很。

——兩人凝視有頃——

Don Jose （驚叫）你不是 Lucas？

Lucas 一點不錯，Don Jose。

Don Jose 你怎麼到這兒來的？你不是逃獄了嗎？怎麼可以出

來？

Lucas 因為他們愛着看鬥牛所以就饒恕我了，條件是祇要我安份鬥牛。這幾天在這個近邊做着舊買賣。

Don Jose 你不是主張取銷鬪牛的這種野蠻風俗的嗎？怎麼你又幹起這個頑意兒來了呢？

Loas 人家愛這個頑意兒，我也沒有法子啊。Don Jose。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你不是願意安份守法的嗎？怎麼現在還沒有做到排長，倒失禮得很，做了一個土匪頭呢？哈哈！

Don Jose （苦笑）排長和土匪頭不是一樣的嗎？

Lucas 哈哈，果然不錯。Carmen 女士，我今天我重見了我的牢裏的同志真是高興得很，我沒有想到是他。不過我忙得很，還有一個約會我得去對付對付。你好好的招扶 Don Joes，頂好回頭搬到瑪德里去。

Carmen 一定的，Lucas。

Lucas Don Jose，真是高興得很又抱歉得很，我得走了。我希望不久在瑪德里再見。我現在雖然每天鬪牛，可是想鬪的并不是牛。希望你能幫助我。（伸手）

Don Jose 唔。（勉強握手）

Luanos 再見了。

Carmen (送至門外)

Don Jose (注視着他們的後影! Carmen轉來,裝做睡好了。)

Carmen Jose, Jose!

Don Jose (裝做睡熟)……

Carmen 怎麼這樣快就睡着了嗎?

Don Jose (翻轉身來)睡着了不更好嗎?

Carmen 這話是什麼意思?

Don Jose 沒有什麼意思。

Carmen 真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剛才不說過嗎? 您怎麼老管着我一個人呢?

Don Jose 我問你,你怎麼認識他的?

Carmen 祇有你能夠認識他嗎? 我告訴你罷。我是最近在鬪牛場裏認識他的我很佩服他,他不單止會騎馬會鬪牛而且很有見識,我們若得了他這樣的弟兄不是很好嗎?他不久安排到瑪德里去,我陪着你去看罷。

Don Jose 啊,原來你要到瑪德里去是爲着他啊。

Carmen 爲着他同時也爲着你。

Don Jose 我可不要去，我告訴你罷。我不喜歡那個人，你看他從前在牢裏說得那麼好聽現在和普通的鬪牛士又有什麼不同呢？

Carmen Jose，你並不很懂得他。

Don Jose 我不懂得他 你懂得他？…… Carmen，你前天去買藥那麼久不回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到那裏去了嗎？浮亞尼告訴我看見你和一個鬪牛士在撒卡丁的店子裏講話，可知你這樣看護我都是假的了。

Carmen 我這樣看護你都是假的？你敢那麼說嗎，Joie？

Don Jose Carmen 你別生氣，我自然也不能不感謝你親切的看護，你看護我真比任那一個女人看護他最愛的男子還要親切些。就因為你這樣愛我所以我就不許你再和他交際。

Carmen Jose 請你注意，你別對我講什麼許不許，你若是說不許我做什麼事情，我也許偏就做給你看。並且你的愛不是一天天偏狹起來了嗎？你身上的傷我替你醫好了，你的心裏的這種病根我真是沒有法子醫你。你好像終歸不是我們的人。我也許有一天不能不離開你呢。

Don Jose (擱起) 離開我? **Carme**, 你說沒有這樣的事。我不敢說沒有一個人可以使我們離開的, 中校要使我们離開, 給我殺了, **Garcia** 要使我们離開也給我殺了 **Lucas** 要使我们離開的時候我也要殺掉他的。

Carmen 噯呀, 你好像西班牙軍閥一樣, 動不動就要殺人呢。可曉得 **Carmen** 的情人也和西班牙的老百姓一樣都是殺不盡的嗎?

Don Jose (抱之) **Carmen**, 別又和我抬槓了。我愛你, 我不許你離開我這理由是很簡單的。你看我不是病在床上很可憐的嗎? 你許我不要去瑪德里去吧。

Carmen 好, 我不去。(很諂媚地) 你好好的養病罷。親愛的 **Rom**(取床頭鈴鼓搖, 若祛除不吉的思想。**Don Jose**抱之)

——Dark CraugI——

第 二 景

Lucas, Carmen對坐

Lucas 彈着 **Mandalin**

Lucas 沒有想到你能來。 **Carmen** 女士。

Carmen 我也沒有想到我能來，因為他不許我來。

Lucas 爲什麼？

Carmen 因為他很妒忌，他恐怕我愛上了你。

Lucas 哈哈……可是你看我嗎？

Carmen 我嗎？我愛你。

Lucas 你看我什麼呢？

Carmen 誰？羨慕你會騎馬，又會賺錢。

Lucas 那麼你愛我的身體和我的錢嗎？

Carmen 不，Lucas，這於我一點也不希奇，Don Jose 也有好的身體和多的錢。

Lucas 那麼你愛我什麼呢？

Carmen 我愛你想得很清楚，做得很勇敢。

Lucas 那是說我鬥牛嗎？

Carmen 不，我是說你很勇敢地去鬥牛以上的敵人。

Lucas 不，你說錯了，牛不是我們的敵人，牛和我們一樣是拚着死活去給敵人開心的丑腳呢。

Carmen 不，牠是我們的敵人，他不是一看見你手裏招展着的紅布牠就死命的衝起來嗎？

Lucas 唔。Carmen，你很聰明。

Carmen 那麼你愛我嗎？

Lucas 我愛你的聰明，而且愛你的美麗。不過我有愛你的心，
卻沒有愛你的工夫。

Carmen 對啊，我就喜歡你這一點。

Lucas 那為什麼？

Carmen 因為我最討厭有那麼許多工夫愛我的人。在他們好像除了愛我以外世界上簡直沒有別的事情好做。朝也望着你，晚也監視着你，你想這可多麻煩啦。

Lucas 啊，Carmen，你真了不得。不過明天你趕快回去罷。
一來 Don Jose 究竟是很專心愛你的，二來明天很危險

.....

Carmen Carmen是人血裏面長大的還怕什麼險嗎？我不回去。

Lucas 那麼倘若我明天死了，你怎麼辦呢。

Carmen 那樣的事 Carmen 自己會管。

Lucas Carmen，你替我算一算卦罷。看看明天是成功還是失敗。

Carmen 假若卦上說要失敗你就不幹了嗎？

Lucas 自然還是要幹。

Carmen 那麼就用不着算卦了。我祇怕國王 明天不見得來呢？

Lucas 不，一定會來，他做國王以來唯一的善政就是獎勵國民鬥牛，他自己也是最愛鬥牛的。

Carmen 那麼他豈不要死在他最愛的東西手裏嗎？

Lucas 是啊，天下有許多人都死在他所愛的東西手裏啊。

Carmen 是的嗎？

Lucas ……（彈Mondolin）

（唱歌）

——dark Chanje——

第 三 景

鬥牛音樂。

喝采聲。

觀眾 A, B, C, D, E, F,

觀眾 A 好！畢竟是 Lucas！

觀眾 B 不是好東西國王也不會來看丁。

觀衆 C 你看國王右邊的那個人多肥啊。

觀衆 A 自然,他是替國王管財政的怎麼不肥。

觀衆 C 可是國民左邊的那一個又多瘦!

觀衆 A 他是國王第一個謀士每天每夜替國王想法子。怎樣

壓制人民麻醉人民所以就那樣瘦了。

觀衆 D 同國王坐在一道的那個女人是誰?

觀衆 A 斥!“那個女人”你說話真失禮得很那是王后啊!

觀衆 D 王后?王后不應該是女子中最美的嗎?爲什麼他這樣醜?

觀衆 A 她的出身是很高啊。他是外國的公主。

觀衆 D 出身很高就不醜了嗎?

觀衆 B 不是不醜,不過爲着政治上的關係也沒有法子啊。

觀衆 E 國王也有沒有法子的時候嗎?

觀衆 A 怎麼沒有!不過他們沒有法子的時候也要說“我有法子,我有法子。”

喝采聲

觀衆 B 祇顧看國王,忘了看牛了。你看 Lucas 的手段真不壞:

觀眾 A 你們祇注意王后不美，你看坐在那底下的那個吉卜西女子長得多美麗。

觀眾 E 唔。是那個披花巾子的不是？真好看得很。

觀眾 A 同時你們若是許我很冷靜地觀察事物的時候可知道這個女子很情熱地注意着 Lucas，另外那邊有一個男子從入場以來，就不曾看過鬥牛一直瞪着兩個眼睛望着這個女子，好像有無窮的妒恨似的，也許鬥牛以外還有別的戲好看哩。

觀眾 F 我就不是來看鬥牛的，是來看這些戲的。

觀眾 A 是的嗎？（忽然爆發一全體的喝采。）

觀眾 B 喂，你看！Lucas 勝了。你看他挑着牛角上的紅綢獻給國王了。

觀眾 C 國王起身來接了。

觀眾 B 噯呀，Lucas 用矛子刺了國王了！國王死了！！

內聲 ‘把亂黨抓下來！’

內羣衆聲 ‘打倒國王’，‘打倒帝制’，‘打倒教會’，‘共和萬歲’！

內聲 抓下來！抓下來！

種種聲音亂成一片。喇叭聲。

觀眾A,B,C 鬧出大亂子了我們趕快走罷。

觀眾D,E,F, Lucas 被捉住了。拖到外面去了。我們趕去看罷。

一擁而下。台上空寂鬧聲漸遠。

已而 Don Jose 先上。

Don Jose 來,到這裏來。

Carmen 繼上。

Carmen 來了。怎麼樣?

Don Jose 你對我說到 Cordova 去怎麼到馬德里來了? 我聽得 (Jaunita) 對我講我才趕來,你果然在這裏了。

Carmen

Don Jose 好,Carmen, 現在什麼也不要說了。讓一切過去了的事都像水一樣流去罷。我祇要你依我這一件。同我到美國去,開始安份的生活。

Carmen 不,我不要去。我要在這裏。

Don Jose 在這裏?你想待在 Lucas 的旁邊嗎?我告你罷。他犯下那樣大的罪,還想活嗎?何況他就再能夠從牢獄裏逃出來,我也決不饒他的。不過 Carmen你仔細想一想罷。我

和他有什麼仇呢？我也懶得這樣一個個的殺你的情人了，
你若是這樣的時候這下該殺你了。

Carmen 唔。我早知道你要殺我了。何況現在比從前大不相同，我們完全走向兩條路了。

Don Jose 不，不，Carmen，我們的前面祇有一條路，那就是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快些藏到一個地方去再也不要分離了。你怕我們沒有錢嗎？我告訴你罷，我早替我們想好了退步了，在我們住的地方不遠的一枝大樹下面我埋了一百二十盎斯的金子，還有猶太人 Ben Joseph 那里也存得有我們的資本。我們到美國去夠我們過半生快樂的日子了。

Carmen （搖頭）

Don Jose 你不願到美國去嗎？那麼，親愛的 Carmen，祇要我願意的時候，我們就依然留在這個國裏罷。在這個國裏我們依然可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開始安份的生活。對不對？

Carmen （搖頭）……

Don Jose 你不願意過安份的生活嗎？Carmen，那麼祇要像

和從前一樣愛我的時候，我也和從前一樣去做強盜罷。

Carmen

Don Jose Carmen，你怎麼不說話呢？你說句罷。祇要說句和從前一樣的愛我，任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Carmen （很鎮重地）Jose，我已經不愛你了。

Don Jose？

Carmen 可是你還愛着我。我要撒謊騙你使你安心是很容易的事，Jose 可是那祇能用在從前，那些時候，現在我們分得太開了。我也不高興討那樣的麻煩了。我們倆中間的事已經完了。

Don Jose Carmen，沒有完，你可記得我是你的 Rom，我有殺我的 Romi 的權利！

Carmen 是的，你有權利殺你的 Romi，不過你有權利殺我，你可沒有權利強我愛你了。

Don Jose 那麼你那樣的愛 Lucas 嗎？

Carmen 是的，我愛 Lucas。

Don Jose 他不是快死了嗎？

Carmen 死我也愛他。

Don Jose 你和他相識才有幾天，他有什麼好處給你呢？

Carmen 正是因為他沒有什麼好處給我，却有許多好處給大家，他的愛比你大得多了。

Don Jose Carmen，你能說你對於你的愛是那樣小嗎？你再回想一下吧？Carmen 我們過去幾年中間的生活難道說一點也不值得記憶嗎？我爲着你的緣故殺了人，爲着你的緣故做了強盜，爲着你的緣故我丟了我的一切。你們第一次在堪特列霍街那一天晚上你敲碎磁盤當樂器，替我跳Romeins，劈開橘子丟給你吃。啊，那天晚上的情景我死也不能忘記。還有我和中校決鬥受了傷你拖起我逃，逃到朋友家裏，那幾個禮拜之間你是多麼親切的看護我啊，我的母親也沒有招扶得我那樣好。

Carmen （墮入回憶）你難道就忘了我給我的麵包嗎。

Don Jose 對啊，我坐牢的時候你送給我的 Alcalá 的麵包。

Carmen 還有在烟草工廠前面我丟給你的花呢？

Don Jose 對啊，那朵好的 Ocassia 花，我藏了三個月呢。

Carmen 還有和 Carcia 一道在山裏露營的時候我偷偷的送給你的 Kis 呢，忘記了嗎？

Don Jose 惡魔就會忘記，Carmen，還有我們一道 騎在馬上
在水邊，山上，田野中間飛跑的時候呢？

Carmen 對啊，你坐在前面，我坐在馬鞍後面抱着你。

Don Jose 你不說，“親愛的，我願意一輩子這樣抱着你，永不
分離”嗎？

Carmen “永不分離”？我這樣說過嗎？

Don Jose 說過的 Carmen。

Carmen （好像從美夢裏醒轉過來）好蠢的話！那是幻想啊，
我們現在不用幻想了。所以我不能不和你分離了。

Don Jose 難道剛說的那一些愉快的記憶也是幻想嗎？

Carmen Jose 我不能留在舊的記憶裏了。我要向新的努力去
找生活了。

Don Jose 所以要你同我到美國去生活。

Carmen 同你去生活，是再也不可能了。

Don Jose 你這樣嘴硬嗎？無情的東西！（拔短刀）你不願意
同我生活就不許你生活！

Carmen 好得很。你要殺我嗎？殺了我就愛你嗎？

Don Jose Carmen，你知道我是因着你的緣故才半路變成青

卜西的，我原來是個堂堂的巴士開人，你應該知道一個巴士開男子的脾氣。

Carmen 我知道了，我認識了，Jose，你是堂堂的安份的巴士開男子，而 Carmen 呢，她是吉卜西女子。她無論什麼時候是受着壓迫的，可是無論什麼時候是預備着反抗的。因為她們無論什麼時候是愛自由的。

Don Jose （勃然而起）Don Jose 這是最後一句話。你願意同我一道生活嗎？

Carmen （頓足）不願，不願。（取下戒指）Jose！這是你送給我的戒指了，（舉起）舊的生活啊，舊的愛啊，舊的世界啊，永遠和你少陪了。（遙擲之）

Don Jose 好！（抱而刺之）

Carmen （倒下低叫）Jose，這是註定了的，我雖然死了，你的日子快要到了，正和我們現在受着暴君的壓迫回頭暴君要死在我們手裏一樣。Jose，這是注定了的！

將死。

Don Jose 啊，Carmen，這是你的種族害了你。（劃十字）

Carmen （睜着無力之眼）Jose，你別對我畫十字罷。Carmen

沒有上帝的。可是天國快要到了，我們的天國快要到了。

Don Jose （呆然。）

遠處學生呼聲“打倒國王！”“打倒教會！”“打倒帝國主義！”

——幕——

全劇終



